

琉玄 / 著



在北京 煮海

Love poetry
of
Beijing

煮海
琉玄

在北之城，爱欲青春。
男朋友可以换，女朋友绝不散。
沿路深拥，你我一同奔赴。

湖南文艺出版社



北京人

Love Poetry
of

Beijing

琉玄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人在北京·煮海/琉玄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404-7551-2

I. ①北… II. ①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3123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畅销书·青春言情

BEIJING REN ZAI BEIJING · ZHUHAI

北京人在北京·煮海

作 者: 琉 玄
出 版 人: 刘清华
出 品 人: 郭敬明
项目总监: 痕 痕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赵 萌 刘 霁
特约策划: 卡 卡 董 鑫
特约编辑: 非 非 张明慧
营销编辑: 杨 帆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设 计 师: 镜 森
内页设计: 镜 森
封面摄影: Cocu刘辰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186 千字

印张: 7.5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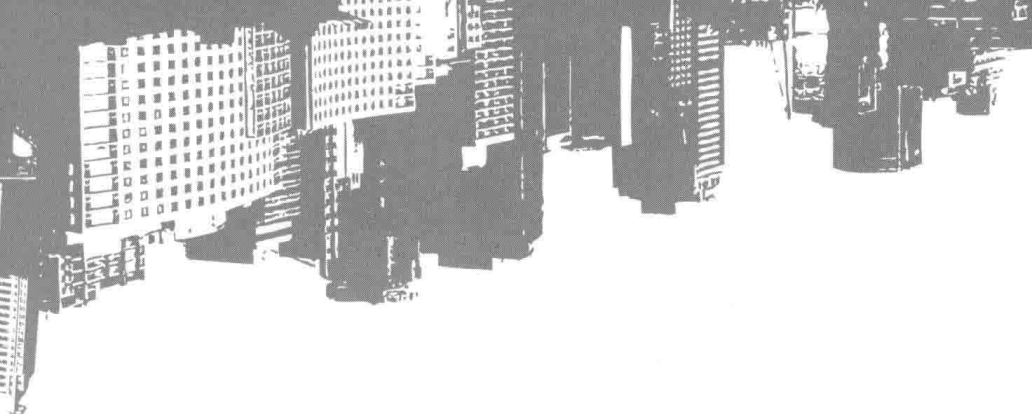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4-7551-2

定价: 28.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chapter - 01 \ P001

第四章
chapter - 04 \ P055

第七章
chapter - 07 \ P109

第十章
chapter - 10 \ P159

第十三章
chapter - 13 \ P205

第二章
chapter - 02 \ P019

第五章
chapter - 05 \ P073

第八章
chapter - 08 \ P125

第十一章
chapter - 11 \ P177

后 记
postscript \ P225

第三章
chapter - 03 \ P037

第六章
chapter - 06 \ P091

第九章
chapter - 09 \ P143

第十二章
chapter - 12 \ P193

我不认为自己脏。
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值得——
我只是有无处发泄的委屈。

第一章
chapter - 01

- 01 -

最重要的人，最喜欢的人，最在乎的人，因为有个“最”字所以具有了绝对的排他性，只能有一个，否则就是不虔诚，就是油滑。总有些大人喜欢逗弄孩子，问：“爸爸和妈妈，谁是你最爱的人？”——我当然不会落入这样无聊的陷阱。

“爸爸和妈妈都是我最爱的人。”——尚且分不清楚爱情与友情的区别在于睡还是不睡的孩子，在双亲问题上早已被社会灌输了约定俗成的答案。

而年幼的我心里却有着风雨不改的主意：我最爱的人是妈妈。排山倒海，独一无二。

——那是在认识南冰之前。

现在我最爱的人是南冰，也是妈妈——她们的排名不分先后。

她和她对我的意义不等同于左手和右手，不是那种失去一条胳膊还

能姑且用另一条将就生活的分量，而是一双手和一双脚，砍了哪一对都会使我生不如死。

往后的排名是杨牧央，事实上他和许雯雯以及向海在我心中的位置是可以不断调换的。这并不是我无情，而是知道总有人会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深入浅出，他们有时是有意有时是无意。谁也决定不了在十年后，我和你是否仍是挚友，或是陌路。

读小学时有个姓柳的女孩子和我亲密到会一起上厕所隔着门板聊天，毕业那天我们相拥而泣，我真心地以为没了她的自己再也不会在学校里上厕所了，结果是初中三年里我并没有憋出尿毒症，甚至还改掉了去大小便时要与人结伴而行的毛病。

在通讯发达的今天要寻找我只记得姓忘了名的儿时玩伴并不难，可我却觉得不那么必要，找老同学叙旧是中老年人干的事儿，更何况她和我至多也就是分享零食的关系，比起现在能与我浴血杀敌的大小坏蛋们，实在不值一提。

不是每首歌都值得单曲循环，而有些无足轻重的人，错过也就淡忘了。

可有的人，我是不会允许她以任何方式从我的生命线上脱轨的，无论是威逼利诱地挽留还是撒泼打滚地纠缠，我只要还能喘口气，拼上性命去追也不会让她走。

- 02 -

禾仁康一定很奇怪怎么会有我这样的粉丝，通过一幅速写上的笔触就把他认了出来，结果只是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别说合影了，连一个签

名也没要就急匆匆跑开。

他是禾仁康啊！应该再多说两句话的，应该要个联系方式的——我的意识清晰地向舌头提出建议，可我的双腿却在沿着马路狂奔——只因为南冰需要我。

此时此刻，再举世无双的她也不过是个孤独的将军，而我就是她的千军万马。

瞎了眼般冲着一辆辆飞驰的私家车招手，好不容易见到一辆迎面而来的空驶出租车，我刚停下脚步捋了捋遮着眼睛的头发，一个不晓得打哪条岔道里蹦出来的 IT 男突然擦过我身边，手提个电脑包跟要炸碉堡似的一个冲刺钻进了车门，留下瞠目结舌的我在原地足足吸了三大口尾气。

“×！”我抚刘海的手还搭在额头上，忍不住骂起来，“赶着投胎啊。”燃油附加费都翻了三番了，想打个车还是得动武，别看北京人一个个灰尘仆仆跟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没换过新衣裳似的，还是太有钱了，大清早的马路多宽敞啊，散个步去坐地铁都不乐意，全他妈打车去上班。

“又见到你啦。”

决定在下一辆空车到来时进行殊死搏斗的我正在挽袖子，只见禾仁康慢悠悠地骑着黑色的老式单车边冲我打招呼边骑了过去，他的后座上绑着一棵大白菜，还挂着一个塑料袋子，里边鼓鼓囊囊地塞满了红红绿绿的蔬菜。

“请等等。”灵机一动的我往前一跨步猛地伸手抓住了车座架子，

直拽得他的身子往前一颠又朝后仰倒。“禾先生，你能带我吗？”在发问时，我自顾自地动手解下了后座上的菜，准备硬塞进他已经放了速写本和画具，还有几棵大葱的车前筐里。

禾仁康整个上半身慌张地趴下来挡住我的动作说：“别，小姑娘，别弄坏我的画。”

急坏了的我竟然忘了，若是弄坏了眼前这个人的一张画，把我卖身为奴一百次也赔不起。“对不起。”赶忙道歉后，我抱着菜坐上了后座，“三里屯，谢谢！”

“这不好吧。”他很不自在地抓了抓耳朵，犹豫地说，“我不认识你，才和你第一次见面就做这么亲密的事儿。”

“我会付你钱的。”说完这句话我立即给自己的智商跪下了，他就是随便在白纸上甩点儿颜料也够他一辈子打车去买菜，怎么可能在乎这么几块钱——

轮子转起来了——

“可够远的呢，你钱够吗？”他头也不回地问。

“我……带着卡。”

车速越来越快，他吭哧吭哧地踩着脚踏板，比在后海专注黄包车拉客三十年的老师傅都要卖力。

禾仁康脖子上缠了好几圈的围巾在风中垂下了一条摇摇摆摆的尾巴，我看快松脱了便忍不住抬手帮他塞进去还拍了拍。自然而然就做出了这么自来熟的动作，可能是因为他的背影很像杨牧央。

语速慢，白皙的皮肤，比起成熟男人来要窄的肩膀，我看着他因为

自然卷而发尾乱翘的后脑勺想，就是发型也很像，只不过杨牧央的头发在光照下是巧克力色儿的，禾仁康的发色却是几十吨的阳光也洗不亮的黑。

“哎，不好意思啊，你都不认识我就被我坐上了。”我想起自己还没自我介绍。

“您好哇，我叫禾仁康，很喜欢画画。”他的话尾带着笑声。

“您也好，我叫艾希，很喜欢你的画。”

——其实不是这么轻描淡写的喜欢，是超级无敌特别独一无二的喜欢，举例来说就像我喜欢杨牧央……不对，不是那种日久生情的喜欢，应该说就像我喜欢南冰，是那种遭遇了晴天霹雳、相信了命中注定的喜欢——

怕吓着他，我没敢说这么具体。

- 03 -

酒吧门口没见到什么人群聚集，这看起来寂静得奇诡的气氛使我每一步都迈得斟酌而谨慎，就怕一不小心踩到地雷或是谁的残肢。

里面的灯光很是敞亮，几个服务生正在擦桌子扫地，打量我的时候也是一副“已经打烊了你来干吗”的正常眼神，叫我不禁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接到南冰那个声线震颤的电话。

她正在吧台附近弯腰拖地，两条比拖把还要细长的腿憋屈地弯曲着。“南冰！”我小声地叫她，握住她袖口外露出的纤细手腕一拽，当她转过来时，我看见了她的脸，就知道坏了，她很不好。

南冰不正经地看着我说：“您是来的路上遇到碰瓷的了吗？老娘等你等到三胞胎都生出来了。”

“人呢？”我问。

“一个被警车拉走了，一个被救护车抬走了。”她说，“等会儿我掷个骰子决定先去看谁。”

——她就是这样，越难受越贫嘴。

尤其是生理期的时候，她整个就是一从精神病院翻墙跑出来立志要做相声演员的疯子。有回她在家突然一脚踏在沙发上演起了座山雕，许雯雯还特配合地跟她对起了“宝塔镇河妖”的暗号，只有我知道她其实是痛经痛得要死了，便麻溜儿给熬了一碗红糖水，塞给她一个暖宝宝，丫立刻乖乖地坐下来裹着毯子看电视了。

“没事了。”我扣在她手腕上的食指和拇指形成了一个环，轻轻使力紧了紧。

——她没有哭，也没有怒，脸上没有任何情绪的波动，甚至唇角还浮着笑。

可我一看她的脸就知道她好不好，这么多年了我就是知道，这是我只为南冰存在的天赋异禀。

“有我在呢。”我抱住她，由上至下地轻抚她僵硬的后背。

她静静地让我抱了有十秒后才说话，声音里有股劲儿了，是她独特的那股子带着冰棱子的神气。“行了，你别靠这么近。”她推开我说，“这人血吧要是脏了你的鞋子，单是打点儿肥皂也不好搓。”

“……”我这才注意到地板上有一摊被擦拭过后的暗红色痕迹。

“关诚真是壮得像头牛，这血红蛋白也太浓了，地板都拖了有三回，我再弄不干净就只好赔钱了。”南冰继续干活，同时以飞快的语速还原了案发现场，“那姓向的白痴都多少天不见人了，好不容易舍得出来溜达了吧一身衣服邋遢得跟在猪圈里滚过似的。丫已经酒气熏天了还要喝，要不是拍在桌上的钱包是名牌儿，早被人当流浪汉从后门拖出去扔垃圾桶了。他掏出来的刀子一看就是新买的——”她顿了顿，自问自答，“这算蓄意杀人吗？不是吧。有监控，一看那傻×就是酗酒闹事儿的，走几步路能打飘得像一只灌了三斤二锅头的螃蟹。”

原本关诚只是如常在舞台上唱歌，可能看见了在吧台附近和南冰说话的向海，竟反常地发表了“献给我最心爱的女人”之类老土又肉麻的告白，接着挑衅地跳下台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搂过南冰就是深情一吻。

向海哪里经得起这样近距离超高清的刺激，头昏脑涨地也不想周围有多少双眼睛了就那么坦诚地一刀捅出去——关诚这恩爱秀得实在是鲜血淋漓——真是广大单身青年们最喜闻乐见的结局。

“作大死啊！”我忍不住轻呼。

向海对南冰的占有欲从上学那会儿就已经病入膏肓，当时哪个男同学敢摸一下南冰的课桌那都别想四肢健全地上体育课了。直到如今，我都不敢告诉他，我也是个见过南冰那坦荡荡胸部的人，更别提还和她亲过嘴，丫犯起病来要打打杀杀的肯定不会顾及到我是女人这个事实。

我双手不自觉地捂住肚子，很认真地问：“那关诚伤得重吗？这能算借助他人之手有计划地自杀了吧？哦，听说只要没扎到动脉，是不会死的。”

“不知道，肚子里有那么多器官。”南冰以手比画着说，“他下半身全是血，看不出来伤到哪儿了。”

“我陪你去看他吧？”

“谁？”她问。

还能是谁——“呃，关诚……”我犹豫地问，“要么，向海？”

南冰恍然大悟般地点点头，把拖把放到一边，直起腰冷静地说：“哦，他一时半会儿还去不了监狱，应该去看关诚，毕竟我是在和他处对象。”

“行，那先去看关诚，再看向海。”

南冰的神色像是打开了某个隐藏的病毒文件般突然一滞——我立即意识到她想起了什么，条件反射地张开双手，仿佛要替她阻挡正扑面而来的无形火焰——好在这台高性能电脑在死机后三秒便旋即重启，她平静地说：“对啊，他爸妈肯定会去，不操心向海了，反正我们去了公安局也起不了作用。”

在当下这个场合实在不知该接什么话的我只好牵着她的手，没头没脑地问：“你有零钱吗？”

- 04 -

等南冰收拾好了，我和她一起走出门去，见到坐在单车上的禾仁康正以单脚支着地，把一个速写本搭在车头上，弯着脖子涂涂写写，像一棵身子细长却枝繁叶茂的树，迎着阳光长成倾斜的姿态。我有些舍不得开口叫他，只想再等几分钟看看会不会有鸟儿在他浓密的头发里筑巢。

“就这人跟你要钱？”南冰边解外套扣子边说，“像他这样的美男子啊，姐一个能打十个。”

“亲爱的，别误会。”我拦住她，“确实是我欠他钱。”

“不误会。”她撸起袖子，痞里痞气地一笑，“你想要多少钱？”

得，在南冰真动手抢人钱包之前，我赶忙朝禾仁康走过去。那么单薄的一个小身板儿光是被陌生人蹭车跑这么远已经够呛了，再被女流氓这么勒索一下，恐怕他要对整个社会的人情冷暖产生质疑了。

一张红色纸钞伸到眼前才终于使他停下笔，抬起头说：“我找不开。”

“我零钱不够，还是给你一百的吧。”我把钱放在本子上，“今天真的谢谢你。”

他合上本子，修长的手臂往身后一够就解下了挂在车座上的一兜菜，递给我说：“那你拿着这些。西红柿我可挑的最贵的，荷兰豆要清炒才好吃。”

接着他一脚踏上脚踏板就要走，又被我拽住了后座。

“小姑娘，这边很好打车了。”他委屈地转过脸来。

“我以后……”——不是可以不可以——“还想见到你。”就算被误会成狂热粉丝，脑子有病，花痴少女，也认了。我摊开手掌说：“把你电话给我。”

禾仁康愣了三秒才犹犹豫豫地摸出笔。

“男子汉，干脆一点儿，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说这话的我已经涨红了脸，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跟异性要电话，表现饥渴得好像已经守寡了二十年似的。

他把电话号码写在我手心里，不知道是不是视力不好，头很低，呼吸弄得我痒痒的，笔尖每一次落下，皮肤像是被鸟喙在啄。

“如果没理你，是因为我在画画。”他抬起眼时笑了，轻轻把我的手掌合拢。

我捏着拳目送他骑车远去，为自己拼尽全力的不要脸感到庆幸，假如不能再见他一面，我肯定后悔一辈子。

“他是谁？”目睹这一切的南冰困惑地问。

“禾仁康。”因为我和她提过许多次，所以不需要再多做介绍，“我以为他应该很老了，没想到这么年轻，却能画出那样的……”

“你啊——你。”她打断我，目光竟有些怜悯，却也没有再发表更高见。

- 05 -

终于能从一早就开始的紊乱状态中歇会儿了，回到家后我才想起自己昨天和丁兆冬睡过一张床——站在浴室里，内裤上的血迹钻心挫骨地提醒我——确实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飞走了，倒不是在意那个在黑诊所里花八十块钱就能修复的玩意儿，而是一种摸不着的，精神上的什么，不见了。

打开淋浴头，我挤了些洗手液在棉布料上，用狠劲搓得指尖通红，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才拧干了转身扔进垃圾桶里，接着开始洗身体。

结束了一场鸡飞狗跳的闹剧后有了空间和时间审视自己的我，站在充沛的热水中感觉像被孤独地浸在烈酒坛子里，下半身原本只是麻麻木木并不明显的疼在此时此刻被由浅入深地激活，倒也不是刀削斧砍那般忍不了的痛，却使我哭了。

不过只哭了一会儿，我又“扑哧”一声笑出来，因为觉得自己边淋浴边流泪的情绪做作得像演戏，如果真的有观众，他们一定在不耐烦地

翻着白眼等我说出早已烂大街的台词：“我已经不干净了，我好脏……”

我不认为自己脏。

我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值得——

我只是有无处发泄的委屈。

在纯粹的生活之外，我负担得太多了，这额外的重量已经远远超过了
了我本该承担的，可是一旦我逐字逐句地描述出来——

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安顿妈妈和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做了心不甘情不愿
的事情——

这样子概括，轻巧得好笑。

并不是无路可走，五万十万块已经足够解我燃眉之急，这样的数额
当然不会是我这一生的价值，也许三五年就可以挣到，可是我等不了。

这三五年中的苦，我不愿吃，更舍不得妈妈吃，而这世上有那么多
惨绝人寰的悲剧，于是每个人都可以指着 me 轻蔑地问：“你有我惨吗？
你有他惨吗？”

没有——我没缺胳膊少腿，没有风餐露宿，我并不可怜——

所以我的痛苦显得矫情无比，甚至有些滑稽的华丽，完全没必要大
书特书、鬼哭鬼叫，是这样张着嘴却无从说，空空洞洞到响起呜呜回声
的委屈。

“你想搁里面过年吗？”南冰在敲门，“再磨蹭下去，我怕见不到
关诚最后一面了。”

是她提议说反正关诚得先进手术室，自己刷了一宿地板也发臭了，
不如先到家里洗个澡，顺便捎上在睡懒觉的许雯雯一块儿去看望他。

“要不人家先走了？”许雯雯急吼吼地说，“关诚的裤子都快穿上了。”

许雯雯听说关诚受伤的消息时立刻联想到的是：做手术得脱光。为了能看一眼这个穿衣有料的帅哥是不是脱了后更加犟气冲天，从床上跳起来的她连饭也顾不上吃就穿好了鞋子要冲出去打车。

“干吗呢？随便冲冲就好，反正医院里面也脏。”南冰又叫了一声“艾希”后，索性推门进来，不等我反应，她已经“刺啦”一声拉开浴帘。见到我咧着嘴笑却满眼挂泪，她眉头一皱，二话不说抱住了我。

“你都打湿了。”我话虽这么说，却也抱住了她。

她无所谓地说：“反正也要洗。”

我心安理得地把脸埋在她肩膀里，由着她摸我还没冲掉护发素的头发，哄小孩般轻轻摇晃着身体。我哽咽着想说明自己为什么哭，出口却是破碎的句子：“我已经……丁兆冬他，昨天，我和他……”

“嘘……”她轻拍我的后脑勺，温柔得像是在逗小狗般地说，“没事儿，宝贝儿，我们没事儿了啊。”

正在我情绪逐渐平复时，许雯雯大叫着破门而入：“就是给大象搓背也该洗完了吧？”

光着的我条件反射地发出一声尖叫后躲在南冰身后，她也如临大敌般张开手臂替我挡着。

“叫屁啊！你有的我都有。哎哟喂，就你那二两肉跟我面前和刚开始打雌激素的人妖没差别。”她眼珠子一转对着南冰总结道，“你就是个男的。”

“瞅瞅，这是找死不等天黑呀。”南冰压低声音坏笑起来。

许雯雯立即双手护胸，紧张地问：“怎么着？人家撞破你俩搞百合

的现场了，要杀人灭口？”

南冰头也不回地叫了一声：“亲爱的。”我立即心领神会地摘下了莲蓬头，朝向我们共同的敌人喷射。

“小娘子啊——老娘的睫毛膏！”穿着母鸡黄色大衣的许雯雯被水柱冲得一阵阵尖叫，慌乱地挥舞着一对鸡翅膀似的双手落荒而逃。

我俩相视一笑，湿漉漉的南冰看起来更加唇红齿白，已经不再是早上见到的那副失魂模样。

她抬手把刘海往上一捋道：“还要抱吗？”

“不要了，你的胸把我硌疼了。”我摇摇头，把她推了出去。

“小丫头片子，没穿衣服也敢这么嚣张？”她作势要扑过来。

我赶忙把浴帘一拉，嘻嘻哈哈地求饶，看她隔着塑料帘子张牙舞爪了一会儿，突然不动了。

“傻丫头，什么也没变，你还是你。”她说，“是我们家艾希。”

“嗯，好。”

- 06 -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关诚还没从手术室里出来，他的乐队哥们儿都在，听说没伤到要害，只是缝起来也要花四五个小时，已经不算小手术。

知道他不会死，我们都松了一口气，许雯雯才得空想起来不用脱衣服地向海：“咦？你竟然没先去看他？”

南冰双手抱在胸前淡淡地说：“有什么好看的，他活该。”

“真稀奇。”许雯雯嘀咕，“还以为你有那种他杀了人吧你也杀个人，